

有没有男主温文尔雅但是腹黑的古言！？

公主吧唧一下，亲在太傅的嘴唇上。

不近美色的太傅罕见地笑了，「公主，贿赂朝廷命官是重罪。」

《摘月》已完结~

他是我朝两袖清风的大理寺卿，赵淮安；我是本朝面首加起来可绕皇城一圈的公主，罗扶月。

原本我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交集。

可上月，皇兄说我秉性顽劣，不顾母后反对，指派了一人看着我。

不是别人，正是赵淮安。

长我七岁，尚未成亲，勤于公务，连花楼都没去过。

听说为人清正，刚正不阿，见他第一面，我便知他是块硬骨头，纵使面若冠玉，却像块终年不化的寒冰，不苟言笑。

昨日随母后来皇寺祈福，我没管住嘴，偷吃了一块烤兔肉，被他用冰凉的戒尺打在手心上后，我和他的仇便结下了。

我撑在床上，用白嫩嫩的脚尖儿勾他的腿，「赵淮安，站那么远做什么？我还能吃了你？」

赵淮安低头移开目光，「公主，佛门圣地，于理不合。」

一个时辰前，有个女人送他香囊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副模样。

我心生醋意，探身，勾住了他的腰带，轻轻往床边一扯，赵淮安便走过来。

「于理不合，你怎么还凑过来了？」

赵淮安盯了我好一会儿，默默蹲下身，握住我光裸纤细的脚踝，替我上穿罗袜。

他的手有些薄薄的茧子，许是第一次替女子穿，动作有些迟缓。

我两脚蹭了蹭，他刚为我穿好的罗袜便再次掉下来。

赵淮安动作一顿。

我得意地勾起嘴角，「赵大人，会不会穿啊？怎么掉了？」

他重新拾起，一板一眼道：「公主若不想缠绵病榻，还是穿上的好。」

我来了兴致，刚穿上便蹭掉，如此反复，赵淮安越来越沉默。

「我实在顽劣，教不好，学不透。识相点，自己去皇兄面前请辞，对你我都好。」

赵淮安抬眼，冷冷看我良久，起身往外走。

真是一身硬骨，冥顽不灵！

我脱掉罩在外面的衣袍，跟过去，拦在他前头，高声威胁：

「赵淮安，你敢踏出一步，我便脱干净，随你一块出去。」

身上的梔黄色罗纱轻薄透明，在胸口印着两朵怒放的牡丹，腰际往下，是一只展翅翱翔的凤。

他脚步一顿，闭上了眼，刻板生硬道，「回去。」

他长得极好，嘴唇薄薄的，一副冷情冷性的模样。

我偏要用歪门邪道打破他刻板到骨子里的德行。

「赵大人，晚上一个人睡，不冷吗？不像本公主，身娇体暖，抱起来舒服得很。」

我围着他绕了一圈，几乎贴在他平整无痕的官服上。

赵淮安沉默半晌，突然抬手，拽住自己的腰带，轻轻一解，失去了束缚的外袍顿时松散，露出洁白无痕的中衣。

「公主恕罪。」

他反手将外袍脱下。

下一刻，我被包裹进干爽温热的衣裳里，清新的皂角味扑灭了浓郁脂粉香，乍一闻，有点寡淡，像他一样。

他将我拦腰抱起，放回床上。

我少有地愣神，扑哧笑出声来，直往他怀里钻，「赵淮安，我不好看吗？」

赵淮安气息一滞，一言不发。

我干脆抱住了他脖子，用腿缠住他，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」

面对如此挑衅之语，赵淮安忍了忍，说道：「臣奉圣命看顾公主，也算公主半个老师，公主枉顾礼法，实乃大不敬。」

我用手探进他严密无缝的中衣，轻轻勾散，露出精壮的胸膛，「看了我的身子，也配为师？」

赵淮安脸色一白，「公主慎言。」

我凑过去，朝着他的耳垂吹了一口气，「当我老师有什么好，不如当我的男人……」

赵淮安面如冷霜，「臣身份低贱，配不上。」

我轻笑出声，「你哪里是觉得配不上我，分明在介怀我养男人的事。是我，配不上两袖清风的赵大人。」

他一把攥住我作祟的手。

我吐气如兰道，「赵大人，如果我还没被人碰过呢？你.....要不要做第一个？」

赵淮安的身子有那么一刻罕见地僵硬，我咯咯笑着远离，「真好骗。」

赵淮安脸色发冷，「这种话，臣权当没听见，公主以后也不要再说。」

突然，一声闷雷响彻长空，我打了个颤，蜷缩起来。

我佯作镇定，咬紧了牙关，「坐过来。」

一场大雨瓢泼而下，赵淮安侧坐床边朝外看雨。

我安稳了心神，恢复了恶劣的本性，盯着他冷硬的侧脸看了很久。

突然用脚踢踢他，「你无趣成这样，不如本公主替你请旨，剃度出家？」

「公主，臣立志为民谋福，恳请您高抬贵手——」

我打断他的话，「逗你的，还真信？」

2

病中困倦，醒来时，窗外雨停，屋中空荡荡的。

宫女悄声禀告，「今日太后娘娘在聂云台祭祀，赵大人一刻钟前已经被叫过去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宫装繁复，聂云台相去不远，途经宝阁寺，林木葱茏，遮天蔽日。

在密林中，我与一人撞了个满怀。

本就虚弱，更是倒退几步才稳住身子。

此人一身酒气熏天，眼周挂着酒后的浮肿。

我理好散乱的宫装，冷淡错身：「我们走。」

没承想，那人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贴过来，「撞了老子想跑？回来！」

「放肆！」我厉喝一声，「看清楚本公主是谁！」

皇寺地广人稀，要想做到面面俱到实在太难。

先前封寺，谁又能想到，世家公子里还能出个混蛋玩意儿。

我繁复的装扮如同累赘，没走几步，就被撒着酒疯的男人拽回去，推倒在地。

啪，一个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

「公主！」

我捂着脸，被压在他身下，冷声道：「别瞎叫，去找人。」

宫女哭哭啼啼跑远。

男人打了个酒嗝儿，像头死猪，眯眼喘了口气，「噢？原来是公主？正好，你情我愿。」

「谁跟你你情我愿！」我用了吃奶的劲儿，还了他一巴掌。

这条狗疯了，扯起头皮，凑到颈边，嗅了嗅：「真香。」

一股难言的愤怒和羞耻充满胸腔，我拔出发间的凤簪，钉穿了他的肩胛骨，同时一脚踹在他腹下三寸。

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密林被密集的脚步声占据。

男人被刀剑架在脖子上，粗暴地拉扯开，随后弓着身子，躺在血泊里。

「臣救驾来迟，请公主恕罪。」语调平平，冷静无波，不是赵淮安还能是谁？

我攥着衣襟，手不受控制地发着抖，踉跄从地上爬起来。

膝盖传来钻心剧痛，我腿一软，失控地抓住了赵淮安递来的胳膊，连着他干净的袖子，都抹上一层殷红。

后来才知道，犯事之人是京中出了名的纨绔。

当朝孟老御史孟周之子。

姗姗来迟的老御史颤抖着将人抱在怀里，眼神怨毒又疯狂，
「我儿不过贪玩了一些！你竟然.....」

赵淮安声线冷淡：「孟公子恶行，用『贪玩』二字加以概括，
失之偏颇吧？欺凌女子，按我朝律令，当受阉刑。」

孟周干脆破罐子破摔，破口大骂，「若非他人有意勾引，我儿
怎么可能上当！」

「他人」是谁，不言而喻。

我其实并不招皇兄喜欢。

母后入宫前，曾有过一任夫君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后来她带着
我改嫁先帝，为了皇家体面，我被封为公主，赐封扶音。

依照往常，他禀上去，受罚的必然是我。

我嗤笑一声，正要发作。

赵淮安冷静道：「错不在她。」

「赵淮安！你休要护着！此事老夫会如实禀明圣上！」

赵淮安往我身前一挡，「孟大人只管如实上报。」

我一愣，仰头看着他挺拔如松的背影，不甘心地低下头去。

谁要他护着？

我没错，便是被打死，都绝不肯掉一滴泪。

人被拉下去，我却后退一步，冷着脸不肯说话。

赵淮安看我一眼，「宫中的手板挨一顿，个把月握不住笔，公主耽误了课业，亦是臣的罪责。」

毕竟，不是人人都像赵淮安：戒尺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

可想到他是皇兄派来的，我仅存的一点好感都烟消云散。

「我不管，那人必须拖下去喂狗。」

「公主年纪尚小，少些戾气为好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讥讽道，「本公主年纪小？赵淮安，我至少还有一府的面首，你有什么？」

他不说话了。

我贴过去，快意道：「我尝过男人的滋味，你尝过吗？」

「臣不喜欢男人。」

他一本正经的话将我弄得一愣，随后叫了太医来，简单处置一番，替我告了假。

祭祀结束，败兴回京。

孟御史还真没啃动赵淮安这块硬骨头，亲儿子被下了狱，来年开春才能放出来。

我风寒未愈，越发逞凶斗狠。

短短三日回京的路程，我不是扭了脚，就是伤了手，最过分的一回，将赵淮安拽进马车来，逼着他为我脖子上药。

他一个大男人，动作不细致，我毫不掩饰地喊疼，最后，笑看他在众揶揄嘲讽的目光中，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的位置去。

以色侍人的标签一旦被打上，就再难摘下来。

婢女劝我，「天下俊杰多如牛毛，赵大人不识抬举，不要便不要了。」

我唇角带冷，「是他自己上赶着。」

后来，我干脆扣下了赵淮安的腰牌，坐在他腿上，喊道：「淮安哥哥。」

这次赵淮安彻底冷了脸，连他大理寺卿的腰牌都不要了，不告而别。

京城公主府前绿树成荫，蝉鸣嘹亮。

众多面首早就翘首以盼，见我归来，纷纷热络上前，嘘寒问暖。

唯独冷三不待见我，端着账本，「知道回来了？」

我扫了一圈，不见其他人，问道：「元岳呢？」

冷三眼都不抬，「数日前领人在锦绣坊滋事，跪着请罪呢。」

院中密密麻麻跪了一大片人，我心头一跳，生出不祥的预感。

冷三不疼不痒道：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有份。」

真是好大的惊吓.....

我坐在椅子上，疲惫地支着头，问道：「银子赔了吗？可有人伤着？」

「已经闹到大理寺去了。」

我眼皮一掀，「闹到哪里？」

「大理寺。」冷三道。

「.....」

当赵淮安穿着绛紫色的官服，往门前一站时，仅一人，胜似千军万马。

「微臣见过公主。」

我因着元岳他们不得不放低身段，乖觉道：「赵大人，里面请。」

赵淮安冷冷看我一眼，「公主府与锦绣坊滋事案有所牵扯，为了避嫌，就在此地吧。」

元岳是个犟种，腾地站出来，「他们骂人在先！该打！我见一次打一次！去他娘唔唔唔——」

众人呼啦围上去，捂嘴的捂嘴，扯胳膊的扯胳膊。

我拉过元岳，顺着众人的力道将他往门里一推，砰关上了门。

月光下，赵淮安冷眼看着我一系列动作，「公主，包庇同党以同谋罪论处。」

我急着上前拽住他的袖角，「赵淮安，你能不能……」

赵淮安后退一步，避开了我的触碰，「不能。」

我手指顿在半空，说道：「想抓他们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」

他后退一步，缓缓施礼，「公主执意相护，臣只好明日领兵上门。」

我目光幽深地盯着他，脸色渐渐冷下来，突然喝道：「冷三！」

「在！」

「捆起来。」

4

月上中天，人烟具静，谁都不知道，当朝大理寺卿在公主府门前被人捆了。

我推开房门，看见赵淮安双手反剪，坐于床中央，不由得放轻了脚步。

摇曳的烛火给他周身镀上一层暖黄的光晕，他眼睑低垂，一言不发。

我背着手，慢悠悠踱步床前，站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「我可以解释。」

他眼皮一掀，语调平和，「公主，囚禁朝廷命官，便是谁来，也不能饶你。」

「你可曾问过元岳他们因何争执？」我蹲在床边抬眼瞧他。

赵淮安低下头，抿了抿嘴，「正因不知，才要传至大理寺审问。」

「不用问了。」我说道，「别人骂我，他们是为我出头。」

「他们动手，便是理亏。」

我撑着下巴，小声道：「赵大人，算我求你。」

「这便是你求人的态度？」

我拽住了他的一片衣角，哂笑，「你就当，人是我打的，如果需要找人担罪，就让我来。」

赵淮安盯了我许久，声音平淡无波，「松开。」

「答应我，我就松。」

「公主，莫要执迷不悟。」赵淮安全无人质的自觉。

「我要是说不呢？」

一片寂静里，赵淮安与我对望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唤道：「来人。」

「谨遵大人令。」

窗外，几道铿锵有力的声音齐齐响起。

我突然感觉不对。

赵淮安不知何时已经松开绳索站起来，「将共犯押回大理寺。」

「你.....你如何松开的——」

下一刻，我被反剪手中，强劲有力的虎口轻而易举地捏住了我的手腕，他淡淡道：「公主，跟臣走一趟吧。」

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，会掉进一个赵淮安挖的坑里。

「赵淮安，你敢算计我！」我气得破口大骂。

赵淮安淡淡道：「公主若无把柄，又怎会被臣算计。」

「你好得很！你！你！」我挣扎无果，赵淮安越掐越紧。

到最后我皱起眉头，泪花儿都出来，「赵淮安，你轻点！」

「公主消停一下，臣就放开。」

「此话当真？」

「做不得假。」

我喘了口气，跟着他上了马车，风吹开了帘子，窗外递进来一张纸。

赵淮安往桌上一放，「请公主画押。」

我危坐一旁，朝他飘去一个幽怨的眼神，「赵大人，凡事讲证据，没有我可认。」

「无妨。」赵淮安抱臂假寐，「牢中七十二般刑具，总要一一试过才知道。」

我猛扑过去，「赵淮安你敢！」

还没碰到他，就被一双手给锁住，「臣往日讲书，公主可有认真听？」

我满脸戾气，「谁爱听你讲那破书！」

赵淮安睁开眼，「兵法不通，一味逞凶斗狠，如何赢得了？」

「赵淮安！你别想说教我！」我激烈地挣扎，怎么都逃不开他的牵制，「本公主活这么大，还没轮到你来管教！」

「的确需要人来好好教你。」赵淮安手劲儿很大，没过多久，我便疼得红了眼眶。

「我疼.....」

赵淮安不轻不重地笑了一声，冷淡道：「公主每每求人，才知道服软，这样的性子，实在该改一改。」

「你懂什么？」我气得发抖，深宫干人有干面，一味软弱，只能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。

我凶，才过得更好。

既然敬酒不吃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
我两腿一软，朝地上跌去，赵淮安一愣，伸手去接，我趁机滚进了他怀里，借力拽住衣领，往下拉，吧唧一声，亲在他薄薄的嘴唇上。

赵淮安严密的思维似乎在此刻全然崩盘，他罕见地愣住，过了很久道：

「公主，贿赂朝廷命官是重罪。」

他是如何做到佳人在怀还不动如山的！

我勾了勾他的衣领，「赵大人，本公主做到此种地步，你答不答应嘛？」

马车一顿，靠边停了。

赵淮安皱起眉头，推开我，「大理寺到了，公主请。」

窸窣声音透过帘衾传进来，大理寺入夜依旧忙碌。

他动作迅速，我来不及抓住半片衣角，就没了人影。

我急着跟出去，车辕高耸，没有杌子，贸然跳下腿必然得废。

赵淮安似乎被我气着了，径自往里面走。

「赵淮安！」我喊了一声，闭着眼纵身一跳。

磕了就磕了吧，正好治他个看顾不严的罪名。

咚。

我撞在一人胸膛上。

灼热的气息透过来，皂角味儿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

我睁开一只眼，赵淮安不动如山的俊脸摆在面前，手还卡在我的腰肢上。

以防他丢下我，我抬腿夹在他腰上，扬声道：「腿吓软了，走不动了，抱我进去。」

旁边的人扑哧笑出声来。

「下来。」

他手一松，我更加用力地缠住。

「赵淮安，有本事咱们就耗着，看谁脸皮薄！」

赵淮安无奈，抱着我步履急匆匆地迈进门去。

当夜，大理寺就传开了，赵大人深夜出门带了个媳妇回来，还是抱着进门的。

听到消息的我笑得乐不可支，半夜三更赖在赵淮安的卧房不走。

「臣给公主准备了房间。」

「夫妻怎能分房而睡？」我伸了个懒腰，随意往软塌一窝，正好将旁边赵淮安的外衣扯来盖上，两眼一合，「没得叫人说了闲话。」

「公主——」

「嘘，本公主明日睡醒了再听训。」我趴在软枕上，埋进衣服下，浓倦很快席卷全身。

半睡半醒间，察觉有人将我抱起，塞进一处软糯温热的地方，我打了个滚儿，终于舒坦地张开了四肢。

6

一夜好梦。

我素日懒散，不睡到日山三竿绝不起床，以至于清晨，赵淮安推门进来时，我的罗裙已经蹭到了膝盖上，两条小腿夹着被子，舒服得直打滚儿。

听到动静，我突然僵住，再一看，赵淮安也愣在那儿。

两人僵持了好一会儿，我漫不经心地用被子裹住小腿，「什么风把赵大人吹来了？」

赵淮安眼神还落在刚才的地方，显然没缓过来，「什么？」

难得见他发愣，我唇角勾起，重新露出一只小脚晃了晃，「看够没有？走近了瞧瞧？」

「本公主怎么睡到床上来的？」

赵淮安话一顿，语塞。

「总不能是我自己跑上来.....」我枕着胳膊。

赵淮安攥紧了拳头，干脆在不远处坐下来，「事情已解决，公主府赔了苦主五千两银子，公主请回吧。」

「什么？五千两！」我直挺挺坐起，像只炸了毛的猫，「谁给的？」

「冷公子。」赵淮安眸光淡然。

什么冷公子！分明是他们俩趁我不在，私下协商好了的！

「赵淮安！」我气得踹开鞋，扑过去掐他的脖子，「你还钱！」

他没料到我反应如此激烈，下意识将我抱在怀里，「你.....」

我恶狠狠道：「你敢将本公主全部身家赔出去，就做好养我一辈子的准备！」

他喉结一滚，压着声音道：「你先下来。」

「两万两银票一条腿，给我四万两，我就下来。」

赵淮安皱起眉头，「怎么比土匪还横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，「即日起，本公主就宿在大理寺，直到赵大人还清银子为止。」

赵淮安刚要开口，我当即打断，「不准拒绝！赵淮安，你一个大男人，算计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果？」

平白没了五千两银子，不气是不可能的。

众人只当我是赵淮安的未婚妻，对我颇有照顾。

大理寺的厅堂由着我自由出入，赵淮安桌案上的点心随我吃，赵淮安身边的椅子，随我坐。

他真是沉得住气，我明明盯着他目不转睛地瞧，他偏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务。

偶尔赵淮安对着光秃秃的盘子叹口气，嘱咐人端新的过来，几天下来，他不痛不痒的，我长胖了几斤。

是夜，我堵在他们门口，一脸怨念，「我胖了。」

赵淮安温声道：「明日臣嘱咐厨房少做一些。」

「这是点心的事？」

「难道不是？」他反问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「我每日除了吃就是吃，你就不能跟我说句话？」

赵淮安愣了好一会儿，冷静地点头道：「臣知道了。」

一句知道了，堵得我哑口无言，再计较下去便是我无理取闹了。

我揣着一肚子的委屈和郁闷无处发泄，竟然失眠到天明。

我拿捏不准他的心思，他对我纵容至此，到底因为我的身份，还是别的不为人知的心思。

心中像种了一颗种子，长出来，挠心挠肺地痒。

7

三日后，锦绣坊滋事案开审。

我第一次在大理寺被人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妇人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对我咬牙切齿：

「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，为了几本画着你头像的画册和我叫板！十年寒窗，因你落榜！骂你怎么了！你有本事叫人打死我！」

赵淮安一身玄色官服，坐在高堂之上，拍下惊堂木，「此案仅为锦绣坊寻衅一事，至于图册从何而来，本官自有论断。」

我听得一头雾水，「什么图册？」

还印着我的脸.....

妇人目光怨毒，「淫乱之物，你也好意思问！」

我突然明白了话中的含义。

「赵淮安，拿给我看看。」

赵淮安不理我，「此人言语无常，请公主回避。」

「我进来热乎气还没吸几口，你就急着赶人，不合理吧？」

「你想怎样？」赵淮安皱起眉头。

「我想看看她说的画。」

赵淮安一板一眼道，「此乃证物，不可公示。」

我走到赵淮安的桌案前，弯下身子，「不就是春宫图吗？有何不可？」

赵淮安倏地站起身子，厉喝道：「来人！送公主回府！」

「你凶什么，都吓着我了。」我皱起眉头，不由得后退一步。

赵淮安回过神，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竭力压着自己的脾气，
「此事无需公主操心，是非曲直，臣自会查证。」

那妇人不依不饶地哭喊起来，说赵淮安徇私枉法。

我眼巴巴望着他，「你，有没有看过啊？」

他神情一震，撇过头去，薄唇紧抿。

我又靠近一些，语带压迫：「赵淮安！本公主在问你话！」

他闭了闭眼，终于在一片寂静里，轻声道：「看了。」

「从头看到尾？」

「是。」

他可不是会撒谎的人，做了就是做了，即便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也敢公然承认。

我在京城树敌众多，倒不在乎谁蓄意害我。

「感觉如何？」我心中痒痒的，突然很想笑，「画上的人，可是跟本公主一样.....」

「案件所需，非臣本愿。」

「啧，谁问你这个。美不美？」

赵淮安脸色沉下来，再次催我：「请公主回府。」

妇人哭啼不止，我突然回头，小脸一收，喝道：

「哭什么哭！本公主再荒唐，也不会将自己的脸贴在春宫图上！该我的错，我认；不该我的，你也别想冤枉！」

堂中一静，妇人被我吓住，一抽一抽的，「赵大人，她.....她骂我.....」

「嗯，本官不聋。」

我回头，看他一脸淡定。

赵淮安继续道：「当日在锦绣坊，你语出不逊，污蔑当朝皇亲，本官还未治你不敬之罪，如今公主自辩，并未辱骂，望你好自为之。」

妇人满脸泪痕，「听不懂.....」

旁边的人看不下去，「意思就是说，骂人不犯法。你骂别人行，为啥人家不能骂你。」

我扑哧笑出来，满眼带笑地望着赵淮安，只觉得他护起人来也挺有意思。

「那我的银子呢！」妇人不干了，「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！」

「用不用本官把国库的钱也掏出来赔给你？」赵淮安话语里倒是罕见地蕴藏了冷意，「赔你的银两，足够保你衣食无忧。还是说，你想让本官查查，你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」

妇人的泪水还挂在睫毛上，两眼瞪得跟鱼眼一样，连忙摇头，「不，民妇不告了.....」

她被人带走后，我迫不及待地盯着赵淮安，「你刚才，是在替我说话？」

赵淮安淡淡道：「臣秉公执法，公主想多了。」

「哦，那依照规矩，本公主该郑重道歉，我这就去追她回来。」我郑重其事地作势出门。

「且慢。」

我笑盈盈地回头，「干什么？」

四目相对，赵淮安垂下目光，「此事已了，公主可以回去了。五千两银子，臣来赔给公主。」

我眯了眯眼，「你要赶我走？」

他顿了顿，「公主住在大理寺，于名声有损。」

我气得直咬牙，不该指望赵淮安一颗石头心软半分下来。

五千两，眼也不眨地送给我，就为了求个眼前清静，我再蠢也该明白了。

冷三接我那日，我两手空着往外头走，途经议事厅，一眼瞅到赵淮安的影子。

他像是感应到什么，抬起眼来，触及到他目光的那一刻，我猛地扭过头，大步迈出门去。

8

「你跟赵淮安怎么样了？」

近几日天好，冷三跑来看我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

「他替我摆平了之前的麻烦事，还有什么好记挂的。」

说完我在美人榻上翻了个身，哼道：「活该没媳妇。」

冷三笑了，「哟，怨念挺大啊。这件衣裳是赵淮安的吧？」

上次他在皇寺脱给我的衣裳，被婢女收了起来，忘了还。

我刚从大理寺回来，心里憋气，指挥婢女染了熏香，越香越好。

「公主，已经三日了。」婢女恭敬地将叠好的男式青蓝色外袍递到我面前。

我掀开衣领一角，浓郁的花香奔泻而出。

「跟我身上的味道一样吗？」我抖了抖水红色的招袖问道。

婢女点点头，「公主放心，一样的。」

我从榻上起来赶人，「走吧，我送东西去了。」

冷三道：「以后口不对心的话少说啊，分明放不下人家。」

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坐上马车。

时辰尚早，京城大街上空无一人。

一路颠簸到大理寺，结果门口侍卫告知今日赵淮安休沐，并不在里头。

几经辗转，才打听到他家住何处。

赵家的门楣倒也不高，门前两棵柳树，葱翠繁茂。

我亲自上前，扣响了铜环，出来的是一位女子。

我一愣，将衣服往女子怀里一推，「给赵淮安的，劳烦转交。」

「你是来找我哥哥的？」

我后撤的脚步猛地刹在半路，回过身，忍不住嘴角上扬，「你哥哥？」

她睁着两只扑灵扑灵的杏眼，十分讨喜，「真巧，哥哥今日在家！若是往日，姑娘恐怕要多跑一段路，去大理寺寻他呢！」

我轻咳一声，接过东西，「不劳烦姑娘了，我亲自给他。」

赵府外面看着寒酸，其实内里五脏俱全。

我捧着一杯热茶，茶香袅袅，一时间出了神，连赵淮安进来都没发现。

直到他挡住了光，高高地立在我身前，「臣参见公主。」

我猛然回神，放下茶杯站起来，「我来给你送衣裳。」

「嗯。」赵淮安走到小几旁，执起茶壶，为我添满，「公主请坐。」

上次不欢而散，这次气氛僵住，我摆弄着袖子，很快绞出褶皱。

「公主若无话可说，臣便陪您坐一会儿，家中仅有一个妹妹，不必拘束。」

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

「你家长辈呢？」

赵淮安神色不变，「早已过世。」

「哦.....我不是有意——」察觉自己语速过快，我轻咳一声，住了嘴。

「微臣明白。」

「公主，赵大人的衣裳送过来了。」婢女适时地将他的外袍端到赵淮安手边。

他放下茶杯，伸手接过，浓郁花香我坐在几丈开外都闻得清晰。

其实江南岁贡，千金不换的香料，能难闻到哪里去。母后说，此香甜而不腻，媚而不妖，正适合女儿家。

男子用起来却是眠花宿柳的香气。

「公主好意，微臣心领。」

见他望着衣裳出神，我心里突然痒痒的，想跟他多说几句话，哪怕是因为衣裳的事，质问两句也是好的。

他的手在衣服上停了停，细细抚摸过纹路，之后就放到一旁，一言不发。

世上怎么会有人可以端坐一下午，一语不发，我茶水续了一盏又一盏，说得口干舌燥，也只得他几句应答。

月上中天，纵使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找不出继续留在这里的借口，悻悻告辞。

走到门口我忽然回过头来，盯住赵淮安，「你都不打算送送我吗？」

话还没问，赵淮安先开了口：「臣送公主回去。」

两人走出很远，渐渐靠近了闹市，我忽然记起，今日是七夕节。

往年我嫌闹腾，恨不得闭门谢客，今年无意中，竟让我和赵淮安凑成了一对。

我低头揣摩，赵淮安是否也知道，今日是七夕节？

人群拥挤，月沉柳梢，周围的人突然有了骚动。

「打起来了！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快，躲开！」

前方人群忙着避让，眼看要撞到我身上，赵淮安一拉，将我护在了怀里，背撞在树干上，气息停滞一瞬，缓缓道：「公主小心。」

我心跳乱了一拍，佯装镇定地扭头去看前方，「有人闹事，你不管吗？」

赵淮安抿住薄唇，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「臣今日休沐。」

我笑了，「这可不像你，百姓生计，哪是我一个小女子能比的？」

赵淮安紧皱眉头，「冷？」

我这时才发觉自己浑身冰凉，微微发着抖，笑道：「上次衣裳刚还了你，可不想再借。」

入夜十分，有情人成双入对，亲密依偎，生平第一次，我觉得七夕节也不错。

被奇怪的氛围感染，我尝试贴近他，小声道：「抱紧，就不冷了。」

天刚刚入暑，夜风微凉，他看了我一会儿，做了让步。

他双手搭在我后腰的那一刻，心中翻腾已久的忐忑骤然平静，随后一股由衷的喜悦浓烈的洋溢出来，我两只手钻进他的衣裳里去，学着他的样子锁紧双手。

「我要嫁人了。」我轻轻说。

他语气滞涩，「嫁给谁？」

「陈钰，当朝宰辅，青年才俊，母后挺喜欢他的。」我侧头笑着看他，「本公主大婚，想向你讨一份大礼。」

赵淮安脸色冷淡，「好。」

我舔了舔嘴角，盯住了他的唇，很薄，很淡，说话的时候，轻轻开合，温和有礼。

他张开嘴，「臣——」

下一刻，我揽住他的脖子，垫脚凑上去，轻轻吻住。

赵淮安低着头，嘴唇颤抖起来。

我舔了舔，声音细弱，「混蛋，张嘴。」

我能感觉到赵淮安的僵硬，冷静如他，大概从没想到有一日，会当街被女子强吻，还是以如此暧昧的姿势。

头脑已经乱作一团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赵淮安已经扣住了我的腰，压着我，和他紧紧贴在一起，另一只手滑进我的头发，反客为主，动情难抑。

我攀住他的脖子，努力地踮起脚，「这份新婚贺礼，本公主十分喜欢——」

赵淮安猛地将我压在柳树下，大手垫在我的腰后，占据了主导。

他动作生涩，却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占有欲，不许我撩拨，甚至连我发出不轻不重的娇吟，他都会含进唇齿之间，不许外溢分毫。

直到旁边酒楼的轩窗「当」地被风吹上，赵淮安才猛得回神，一瞬间脸上血色尽褪。

我抓住他刚硬的手腕，喃喃道：「赵淮安，我都说了要嫁给别人，你还亲我，什么意思？」

他眼神一震，喉结一滚，稀碎的焰火逐渐平息，「公主，把气喘匀。」

晚风拂面，我们的发丝交织在一起，第一次，我在赵淮安的眼中看到了动情。

原来他一直喜欢我。

我伏在他肩膀上，笑出声来，「赵淮安，你好不诚实。」

过了很久，我才听到赵淮安艰涩的声音，「公主，恕罪。」

一句话，我突然察觉到了他的难堪，低落，甚至跌落深渊的无望。

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「赵淮安！你别这样！」

赵淮安嘴唇干涩，脸色灰败，「臣明日.....便辞官，随公主入府。」

「我不要你跟我走，我要你娶我。」

「公主，按我朝礼法，驸马入赘，谈何一个微不足道的.....」他哽了一下，才说，「面首。」

傲骨男儿，胸怀壮志，今夜，被我蹉跎，前途尽毁。

我捧着他的脸，「赵淮安，是我轻薄你，玷污你，该死的是我。」

他眼神一震，将我抱住，「公主没错。」

我笑了一声，眼眶通红。

这一生，我逞凶斗狠，别人欺负我，我十倍百倍报复回去，唯独赵淮安，一次次对我说，我没错。

「你给我当驸马吧，面首太多，容不下你。」我笑着对他说。

赵淮安一僵，暗沉的眸光颤动着，似乎不敢相信亲耳听到的话。

我趴在他身上，听着他狂乱的心跳，「可是你要快一点，别被母后抢了先。」

「好。」

过了很久，赵淮安叹息一声，「怎么哭了？」

「你亲亲我吧。」我鼻音浓重。

他本能地后退一步，被我使劲拽住，「赵淮安，你有女人了，躲谁都不能躲我。」

他几乎被我逗笑，唇角弯了弯，「好。」

我盯着他的嘴唇出了神，最后也没忍住，还是先亲上去。

这次赵淮安是轻车熟路，反守为攻，将我压在柳树树干上，用身子罩住我。

最后，我攀着他的脖子，笑出声来，「赵淮安，我好喜欢你。」

「公主——」

「嘘！」我靠在他怀里，小声道：「我有名字的。母后不叫，皇兄也不叫，你能不能喊我的名字？」

赵淮安低下头，主动吻住了我，唇齿厮磨，最后，唇间溢出两个字，「扶月。」

10

「公主！」

婢女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。

她瞪着眼，皱着眉，「您最近是怎么了？一会儿的工夫愣神好几遍，叫都叫不醒。」

我嘴角弯起来，「有吗？」

正在这当口，宫里来人了。

要我进宫问安。

已有小半月未见到母后，我心里揣了事，一路上低着头，婢女在旁叽叽喳喳，说母后这次准是为了我的婚事。

心中忐忑，我站在高高的宫墙下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的人。

「公主怎么了？」

「那是赵淮安吗？」

婢女一愣，「公主看岔了，大人们的朝服相差无几。」

我拂开婢女的手，「不，是他。」

数日不见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不顾婢女的阻拦，匆匆走去，因脚下急迫，还绊了一脚。

正值下朝，一群男人堆了乍混进穿红着绿的姑娘，犹如黑夜里点灯，分外惹人注目。

直到近了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失态，不敢再往前走。

若是坏了赵淮安的名声，该如何是好？

他正背对着我与同僚商议政事，直到周围都安静下来，那人怼怼他的胳膊，示意他看好戏，

「瞧瞧，公主又缺面首了，到底哪位仁兄这么倒霉？」

我脸色一白，待赵淮安转过头来时，猛地后退一步。

正欲逃走，眼前一黑，有人挡在我面前。

在众人见鬼般的目光里，赵淮安目光浅淡，语调平和，「公主怎么来了？」

我刹那间红透了脸，声若蚊蝇，「你让开！离、离我远点，男女授受不亲！」

周围吁声一片，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，才真是见鬼了。

赵淮安全不顾别人怎么想，「我有没有告诫过你，穿厚点出门？」

我低着头，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，「是是是，我要走了.....你忙.....」

赵淮安却不肯让开。

旁边的同僚这会儿凑过来，对着赵淮安低声道：「你管那么宽做什么？人家又不是找你。」

说完对着我哂笑，生怕我迁怒他，「公主，赵大人一向如此，您可千万别放心上。」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赵淮安淡淡道：「为何不能是找我？」

那人一愣。

赵淮安看着我，「除了我，公主还想找谁？」

我涨得满脸通红，生平第一次，接不上别人的话。

周围的人直接傻了眼。

他同僚急切道，「你疯了不成，放着好好的俊美男子不要，非得找你个不懂风情的老男人？」

还偏偏叫他说对了。

我开口道：「我与赵大人，两情相——」

「赵某心系公主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」赵淮安打断了我的话。

四周人群一静，仿佛被集体割了嗓子。

那人惊恐地瞪大了眼，半晌怒道，「好啊，赵淮安，你为老不尊！」

赵淮安镇定自若道：「诸位可否给赵某几分薄面，小姑娘脸皮薄，经不住流言蜚语。」

人群突然回神，炸了锅般起哄道：「自然自然。」

「赵大人开口，我等岂能信口胡诌。」

「是啊，赵大人单相思，不关公主的事，哈哈……」

他脸色缓下来，重新对我说道：「回去添点衣裳，别乱跑。」

他对我开口，当真如同三月春风夹细雨，柔和舒服。

我被他哄得五迷三道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点点头，被婢女拉着往内宫走去。

11

到了慈宁宫，我脸颊的热度都没退去。

母后坐在鸾椅上，用小锤轻而易举地敲碎了一个核桃，「听说你又缠上赵淮安了？」

我搓搓耳朵，一本正经地道：「母后明鉴，不是缠着，是真看上了。」

母后低笑一声，「跟他待了几日，连举止都变了。哀家真想会会他，看是哪个高人，把冥顽不灵的扶音给教化了。」

「我哪有……」我不好意思地坐在母后身边，捡起一个漏下的小核桃仁儿塞进嘴里，「我想让他当驸马。」

「不行。」母后垂着眼，一门心思地剥核桃皮，想都不想就回绝了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拧着眉。

「赵淮安是你皇兄的人，你信他，哀家不信。」母后叹了口气。

她招人来给揉脖子，

「这些年你被几个皇子欺负，哀家不是不知道。你姓罗，先帝姓李。当年母后带着你改嫁先帝，一步步看着你从乖巧懂事，变得乖戾任性，便知道，这事上，最委屈的还是你。哀家老了，护不住了，就该给你找个夫君。赵淮安？不行。忠臣一个，对你皇兄死心塌地，哀家不放心。」

皇兄不是母后亲生子，母子二人并不亲厚。

我低着头，把玩着核桃皮，一言不发。

「赵淮安就那么好？」母后问道。

「嗯。」我吸吸鼻子，「挺好的。」

「哭什么！」母后冷笑了一声，「你之前，可从来没有为别人掉过一滴泪。」

「风大，迷了眼。」

「近日就要给你赐婚了，好好在宫里住着吧。」

我倏地站起来，「不，我不喜欢陈钰！」

说完提起裙子就往外跑，母后在后头厉声喝道：「罗扶月！你真是叫猪油蒙了心了！」

对，我就是蒙了心了！

红色的宫门当一声在我眼前关上，我拍着大门，脸色惨白，
「放我出去！」

母后悠悠然道，「你是哀家的亲闺女，哀家如何会害你。老实待着罢。」

我裹着赵淮安的大氅在门前蹲了一夜，天明我烧得糊里糊涂，
宫人吓破了胆。

我一向健壮的身子骨，突然间就病了，缠绵病榻，弱不禁风，
一圈宫女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就连母后身边的宫嬷嬷也来了。

12

这一日，我穿了一身单薄的衣裳，怀里抱着狐裘大氅，拼命地
往宫门外跑。

身后的宫女乱作一团，宫嬷嬷一边追一边喊：「公主，没用的，宫闱禁地，你如何见得到赵大人！」

我要疯了，数月过去，母后断了我与宫外的联系。

赵淮安到底如何了，我不知道。

我迎面撞在母后身上，她身子骨不好，鬓角添了些白发，趑趄着后退几步，被人扶着才勉强站稳。

「你疯跑什么？」母后皱着眉问我。

我跪在地上，「母后，让我出宫吧。有人在等我。」

母后冷笑，「谁在等你？赵淮安吗？他没了你，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」

我心底一沉，甩开宫嬷嬷扶我的手，「母后，你让我看他一眼。」

我以为母后会拒绝，结果她对宫嬷嬷道：

「替公主梳妆，赵淮安正在御书房和圣上议事，你隔着屏风看一眼，不许扰乱政务，不许惊扰你皇兄。」

我急得连眉都忘了画，急匆匆闯进御书房偏殿去。

硕大的屏风后，隐隐有熟悉的声音传来。

我屏住呼吸，悄悄透过屏风两扇之间的缝隙望过去，赵淮安的脸逆着光，看不清楚表情。

我眼神贪恋地从他的轮廓划过。

他似有感应，突然抬起头，一言不发地向着屏风望过来。

宫嬷嬷一拉，低声道：「不应该啊，他怎么知道的。」

忽然，宫嬷嬷嗅了嗅，皱起眉头，「公主，你.....香味太浓了。」

我像个木偶一般，不搭理她，只顾望着屏风上面映出的高瘦身影。

皇兄突然拔高声音，「赵淮安，朕在问你话！你听见没！」

「圣上，臣想求娶一人。」

殿中一静，赵淮安的声音清晰透彻地灌进耳朵。

「赵爱卿，三个月了，朕日日听你的陈词滥调，耳朵磨出了茧子。今儿，朕跟你说点不一样的。等朕说完，你再说不迟。」

我甩开宫嬷嬷，趴在屏风上，透过缝隙，盯着挺拔的身影。

皇兄缓缓道：「朕把扶音许给了宰辅陈钰。」

「圣上！臣不能听下去了。」赵淮安声音沉冷，「臣要娶——」

「赵淮安！」皇兄沉沉出声，压住了他的话，「你听完。」

「扶音自幼被断言无法生育。陈钰成家早，不久前妾室怀了孩子，扶音嫁过去，将孩子过继到膝下，老有所依。换成你，能

给吗？」

我身子晃了晃，突然失了力气，顺着屏风滑下去。

原来，我和赵淮安不能在一起的原因荒唐又可笑。

皇兄像是想到什么好笑的东西，「赵淮安，朕派你去，为的是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「记得。」

「记得就回去，此事莫要再提。」

我用力拍在屏风上，厚重的屏风吱呀作响，我近乎疯狂的喊：「赵淮安！你纳妾！你别走！」

宫人将我无情地拖走，母后动了怒，叫我去宗祠罚跪。

我哭出声来，声音嘶哑，「我给他纳妾.....」

「即日起，你就老实在宫里待着，来年开春，准备出嫁。」母后下了死命令，封了慈宁宫，每月初三允许冷三进宫报账一次。

今年的腊月冷，我裹着袄子，一早就坐在门口等冷三来。

辰时刚过，他准时出现在宫门口。

我站起身，急急跑过去，「赵淮安怎么样？」

冷三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「罗扶月，一开口就是赵淮安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」

我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

冷三这才开口道：「一如既往地上朝下朝，这几日干脆住在大理寺，有些日子没见了。」

「对了。」他在袖子里掏了掏，「你上次托我带的药，一滴下去，和尚也招架不住。」

我攥紧了药瓶，低声道：「谢谢。」

冷三抓住我的手腕，「罗扶月，你真的想好了？你还是清清白白的身子，没必要。」

我咬牙，「我不为自己争一争，就真的没机会了。」

冷三拧着眉，很久之后，终于放弃，临走时他说，若有一日后悔了，尽管回来，他们都在公主府等着我。

13

除夕夜宴一如既往地热闹。

宫宴为假，选秀是真。

皇兄的心思活络起来，让各家小姐展示才艺。

我的注意力，则全程落在赵淮安身上。

小半年过去，他似乎没什么变化。一个人，不与人热络，清冷孤傲，饮酒自酌。

后来，我又看到了陈钰和他的夫人。

我喜欢一个人，自然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。

陈钰对他夫人，并不是全无情谊，拆散有情人这种事，我可做不出来。

撤宴后，我悄悄离场，准备去赵淮安离宫的路上堵他，他现在的状态，可不能被别的女子撞见。

心腹急匆匆地跑过来，「公主，刚才奴婢手抖，多下了一杯，被.....被陈大人喝下去了。」

我心中焦急，不耐烦道：「哪个陈大人？」

「您的未婚夫婿.....陈钰.....」

我当即头大了，「还愣着干什么，找他夫人来，塞给他！」

有人看着陈钰闪进了偏殿后面的花园，我拎着裙子，掐着时辰，眼看就要耽误了，不由得大怒，「该死的，跑哪去了！」

这边有人对我说，「赵大人快要出宫了。」

我再也顾不得陈钰，急急忙忙往外面跑。

最后，险险截住赵淮安。

宫道昏暗冷寂，雪还未化。

月光罩在他单薄的身子上，赵淮安仰着头，抵着红墙，闭着眼，喉结滚动。

我放轻了脚步，如梦呓般哀喊道：「赵淮安！」

他睁开眼，满眼情欲，勾人得紧。

我几乎是扑过去，扯住他的腰带，「你跟我走。」

赵淮安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气息灼热，「公主，回去。」

我拼着一股莽撞劲儿，一把扯开了领子，「赵淮安，你要想在这里我也不介意。」

下一刻，我被人紧紧抱住，赵淮安低着头，薄唇擦着我的耳郭，叹息道：「你为什么不听话呢？」

我环住赵淮安的腰，「我听话了，你就不要我。」

赵淮安气息急促，压着声音，「扶月，为了我不值得。」

都到了这种时候，他还不肯碰我吗？

我咬着牙，「我也给陈钰下了药，你不从我，我就去找他。」

赵淮安双目猩红，突然拽住我的手腕，啃上我的唇瓣。

我被迫承接他狂风骤雨般的吻，一边拽着他的腰带，将他带入早已准备好的屋子。

屋中燃了两根红色的喜烛，民间嫁娶的物件，一应俱全。

合卺酒被打翻在地，洒满花生桂圆的被面被弄得一团乱，掉在地上叮当作响。

我将他推倒在床，抽出发间唯一一根金簪扔在地上，解开衣裳，跨坐在他的身上，撑住赵淮安的胸膛。

赵淮安死死攥住我的手，双目猩红，「不行.....」

我伏下身子，手指轻轻在他的身上撩拨，他发出难耐的闷哼。

「你爱不爱我？」

赵淮安黑眸燃起熊熊火焰，哑着嗓子，「爱。」

「我你娶不娶？」

「娶。」

「拿什么娶？」

「拿命娶。」

该死的，这样的话从赵淮安嘴里说出来，竟意外地好听。

「赵淮安，抱抱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夜深情迷，一轮圆月挂在半空。

当我忍不住疼，溢出声来时，赵淮安突然停了动作，僵在那儿。

「扶月，你——」

我满眼含泪，笑着说：「都说我没被人碰过。」

赵淮安不说话了，短暂的平静之后，他突然吻住了我，「扶月，对不起.....」

漫漫长夜，直到天明，我泪眼朦胧地窝在他怀里，听着他呼吸绵长，叹了口气。

我捡起衣裳，盖住了遍身的吻痕，悄然无声地离开了。

「公主，小心！」

我腿一软，差点从台阶上摔下来。

在婢女的搀扶下站稳，我缓了口气，「走吧，去找母后请罪。」

14

慈宁宫的大殿中，檀云蔼蔼，母后支着头，问我：「昨夜干吗去了？」

「找赵淮安。」

「找他作甚！」

我垂着头，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都做了。」

啪！

茶盅连碗带盖，劈头盖脸罩下。

撒了一身热水，没烫着，宫嬷嬷着急忙慌替我擦拭，揭开领口一瞧，惊呼出声。

我淡定地掩住脖子上的痕迹，「母后，我用清清白白的身子换的，您没道理再把我嫁给陈钰。」

「可惜圣旨已经下了。你嫁给陈钰，赵淮安另娶他人。」

「母后，您杀了我吧。」

母后睁开眼睛，「罗扶月，你去看看，赵府如今张灯结彩，正准备迎娶新妇，这一点上，赵淮安比你看得开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我站起来，红了眼，「他昨晚还……」

母后冷笑一声，「皇命难违，他便是折断一身骨头，也得娶。」

我扭头向外走，母后厉喝一声，「罗扶月，把药喝下去！」

我满眼是泪，回头望着母后，「母后，你要逼死我。」

不喝，是走不出大门了。

我端起药一饮而尽。

在母后难堪的脸色中，挣开阻拦的人，闯出宫门去。

15

赵府门前，已然张灯结彩。

赵瑾儿大老远看见我，瑟缩上前。

「姐姐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赵淮安呢，我要见他。」

瑾儿脸色一僵，低着头，「哥哥他——」

「他愿意，是吗？」我哽咽一声，「他要娶别人，不要我了，是吗？」

瑾儿慌了，「姐姐，你别——」

腹中一阵绞痛，我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无力地跌坐地上。

瑾儿慌乱地跪在旁边，「你怎么了！」

我拽住瑾儿的手腕，「你让他来见我！」

「好！我去找！」瑾儿慌慌张张，头也不回。

之后，一群人将我围住，宫嬷嬷的声音淡淡传来，「送公主回府。」

那天，到底也没人来找我，我养好身子，进了陈府。

见到了陈钰。

他隔着一个桌子，淡定地与我对视。

「公主，您若喜欢赵大人，臣能帮您。」

我脸色惨败，「你为何要帮我。」

「为了保臣的夫人。」陈钰道。

我顿了一会儿，问道：「怎么帮？」

「陈某想问一问，公主的清白之身——」

「给了他。」我声音低哑。

陈钰点点头，「赵大人已与宋家姑娘对峙数日。一个不肯娶，一个非要嫁，他想必是顾及公主名声，不想将此事说出，才陷入两难。公主豁得出去，赵淮安私通之罪，宋家是决计不能接受的。」

何止此事，我留在他手中的凤簪，他落在我这儿的腰牌，若是被人发现，早已算作私相授受。

「只能如此？」我问道。

「是。」陈钰垂着眼，缓缓道，「只是您与赵大人，要受苦了。」

「你容我再想想。」

16

四月初八，宜嫁娶。

赵淮安与宋家杠上了，赵府铁门紧锁，宋家姑娘的轿子硬是在门前停了整整一日，不肯离去。

熬到四月初八，宋家说什么都不肯再等，不娶人，就进宫理论，管他再好的女婿，宋家不要了，毁了才好。

宫嬷嬷说，「赵大人着实想不开，谁家不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宋家姑娘好不好，娶了才知道。」

我咽下药，咳嗽几声，「再好也不是那个人，捧着一颗热腾腾的心过去，总也放不对地方，晓不得冷热。」

「公主何必执着于过去……」

我笑了笑，看着院子外，「赵淮安多清正的一个，偏偏肯为了我当众表明心迹，豁出脸面喜欢的人，怎可轻言放弃。」

房中无人说话。

我继续道：「我自小跟着母亲入了皇家，看惯了他们像狗一样争来抢去，赵淮安不是肉，我也不做那条叼着肉不放的狗。去吧，给他带个话，我已嫁入陈家，不必挂念了。」

我想明白了，为了长相厮守，搭上前程，穷途末路，是笔不太划算的买卖。

赵淮安明明可以前程似锦，搏个荣归故里、子孙满堂的结局，何须一头扎进烂泥里沉沦不醒。

晚间，宫嬷嬷回来，说赵府的门已经开了，喜幡重新挂起，宋家姑娘进了门。

听完这话，我喝了药，早早歇下。

被褥是用皂角粉洗过的，桌上燃着红烛，彻夜长明。

我一个身娇体弱之人，愣是枕着红枣桂圆睡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身上青红交接。

宫嬷嬷心疼地问我：「公主，疼吗？」

我默然不语，亲手把最喜欢的人推出去，怎么不疼。

我神情恍惚地坐在镜子前，梳妆打扮，

「宋家家教好，养出来是真正的大家闺秀，我像宋家姑娘一样大的时候，没了爹，和孩子们在巷间田垄上疯跑，她能当得起一个贤妻良母，我呢，一觉睡起来，连句话都没说就跑了。正该给赵淮安找个温良贤淑的，我做得对。」

宫嬷嬷叹了口气，「公主，难受就哭出来吧。」

我低着头，过了会儿，不甘心道：「我要装个贤良的模样出来，可比她们都好。好歹公主礼仪，我是认真学过的。配他赵淮安，绰绰有余。」

「是。」宫嬷嬷低声应和。

我哽了哽，眼眶一红，掉下眼泪来。

我哪里不知道，人家宋家小姐比我好千倍万倍，好到我一想起她陪在赵淮安身边，心就像压了一块石头，喘都喘不上来。

宫嬷嬷拽下梳子齿的半缕青丝，替我梳顺了头发，「公主日后同陈大人好好过日子，也算了了太前一桩心事。」

我擦擦眼睛，「陈钰的家事我就不掺和了，太闹腾，让我回公主府去住吧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「你留在陈家，别叫宫里知道。」我打断了宫嬷嬷的话，「我没有力气跟你争，准备点吃的，我饿了。」

17

宫嬷嬷离开后，我一言不发地换了身衣裳，去了回春堂。

回春堂前的药童正坐着打瞌睡，听见动静，睁开惺忪睡眼，「你找谁？」

「欧阳大夫。」

他指指后面的锦旗，「一脉千金，童叟无欺。」

当！

一锭金子仍在桌子上，我直接走进去。

老者被动静惊扰，吹了吹白胡子，「有何贵干？」

我伸出手腕，「诊脉。」

他歪着头，朝门口望了望，直到看见那一袋金子，眉开眼笑地搭手上来，两眼一眯，胡子一翘，笑口一开，

「夫人，有喜了，这事你自己来可还行，不得告诉你家夫君一声啊！」

我盯着他，有了短暂的愣神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欧阳大夫神色如常，对着我比比画画，「有、孩、子、了。」

「没诊错？」

欧阳大夫一副被冒犯了样子，「老夫乃城中有名的千金圣手，一个喜脉都诊不出来，明日干脆砸了招牌，出门讨饭得了！」

我本想着上次出宫，灌了一碗药下去，之后便精神不济，找大夫瞧过才放心。

不承想，竟是这样的消息。

我愣了很久，呆呆说道：「劳烦开些安胎药.....」

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」欧阳大夫捋着白胡子，笑眯眯的。

又是一锭金子拍在桌案上。

欧阳大夫笑开了花，「哎哟，最近你们这些夫人啊，一个个都挺有钱的。」

我拎着药回了公主府。

进门的时候，府里静悄悄的。

拐过一处假山，冷三坐在那儿，盯着一壶茶愣神。

我走近了，他听见动静，转过头来，看见我的一瞬，目露诧异，猛地站起，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

我撇撇嘴，鼻头一酸，「冷三，我有孩子了.....」

冷三一愣，眉宇间骤然腾起一股戾气，拔出腰间的匕首，「哪个混蛋的！我宰了他！」

我又哭又笑，鼻涕擦了一身，「赵淮安的孩子.....」

冷三僵住了，少顷，转身往外走，「我去把他捆来！」

「站住！」我冲过去，拦住他，「他新婚燕尔，你捆他干什么！」

「新婚燕尔？他也配！」冷三几乎是怒吼着跟我说，「我由着你清白身子给了他，不是看你受罪的！你别拦我，这事落在我这儿，他也就是断条胳膊腿，元岳知道了，赵淮安命都别想要！」

我鼻头一酸，「我让他娶的！」

冷三额头青筋暴跳，「你脑子坏了！」

我丧气地垂着头，「赵淮安娶了妻，第二日我找上门去算怎么回事。」

「罗扶月，你瞅瞅你现在，哪还有半点骨气！」冷三恨铁不成钢，匕首插进泥里，转身就走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「那个.....我的药.....」

「爱找谁熬找谁，我不伺候。」

后来，我才听闻冷三遣散了府中的诸多面首，只有他和元岳甘愿留下守着偌大的公主府。

晚间，我蹲在小灶前，手法生疏地往灶里添柴，时不时被呛得咳嗽几口。

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冷三沉着脸走进来，搬个板凳挤开我，「起开，这么大的人连熬药都不会，笨死你得了。」

我护着肚子，默默蹲在一旁，看着火苗摇曳，冷三熟练地拨拉几下，快要熄灭的火势渐渐涨起。

冷三说：「那么多丫鬟守着，你非得自己来？」

我小声道：「我不信别人.....万一有人使坏，让我滑了胎，得不偿失。」

冷三嗤笑一声，「你也看得起自己，也就是你，拿他赵淮安的孩子当宝。」

「也是我的，不服憋着。」

冷三一噎，翻了个白眼，最后五碗水熬成一碗苦药汤，端到我面前，「喝了吧，我去给你拿糖。」

「不用。」我端着碗，笑咪咪地吹了吹，一口喝下去，苦得打了个哆嗦。

「啧啧，甘之如饴啊.....」冷三讽刺道。

我在公主府住了几日，除了冷三，没敢告诉别人。

18

有天，陈府来信，请我回去，大清早我便赶过去了。

结果一碗鸡汤摆在我面前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寄情相思。」有位胖胖的姨娘回答我。

我陷入了沉思。

当时我心血来潮，弄出一道食谱，熬好的鸡汤，再辅以红豆，卖相极佳。

后来缠着赵淮安要菜名，他写了一封回信，简简单单四个字——「寄情相思」。

我有些发蒙，手里被塞进了一封信，信上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迹。

「你们从哪里弄来的！」

这些信，明明被母后收走了！

「扶月！」

逆着天光，我似乎听到有人喊我。

待我看到来人，突然站起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他可知当着众人的面，贸然来见我，会给自己招致多大的灾祸！

宋家不能饶他，皇家亦不能饶他！

我忍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他能好好的，结果功亏一篑，怎能不气！

我只觉得怒火攻心，抄起一碗茶水砸过去，劈头盖脸浇了赵淮安一身。

「赵淮安，你不自量力！」

赵淮安眉眼清冷，只淡淡回答了一个字，「是。」

他脚步未停，带着一种势在必得的锐气，向我走来。

我慌得后退一步，疾言厉色道：「你痴心妄想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无能懦弱。」

赵淮安高大的身影已然走到面前，说道：「臣认罚。」

我气笑了，明明有了家室，他想干什么？

我带着一腔委屈恶狠狠道：「赵大人，我嫁给陈钰，你是不是气得很？」

赵淮安沉着一张脸，「是。」

「那便气着！我不光嫁给他，还要给他生孩子！我要你看着我子孙满堂！比你夫人生得还要多！」

赵淮安伸手来抓我，「别说了，跟我走。」

我躲开他的钳捕，冷声道：「当日我不惜服下毒药，倒在你家门口，是你不要我！」

我真是大度得很，不仅不计较，还劝他娶了宋家小姐，这事到末尾，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气他，还是气我自己。

现在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让他走，离我远远的。

赵淮安并不辩驳，只说：「臣有罪。」

「你就只会说这一句？」我冷冷看着他，口不择言，「我原本只当你是榆木脑袋，如今瞧来，真是蠢得厉害。」

赵淮安动了动嘴唇，面色惨白，「那日，你去回春堂干什么了？」

我下意识地护着肚子，仅仅一个动作，赵淮安明白了一切。

他沉着脸，再也没有方才的克制，上来就要抓我。

我啪打开他的手，「你已有妻室，来招惹我算怎么回事？」

赵淮安目光深沉，「我与宋家小姐，已经和离。」

和离！

怎么会和离？

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一股酸甜滋味涌上心头。

我呼吸都乱了，声音发颤，「赵淮安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我.....」

赵淮安沉默了，「公主，大庭广众，不合规矩。」

「说！」

他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眸光坚定而清正，「是，臣赵淮安，属意公主，愿求取公主为妻，白头偕老，此志不渝。」

我突然背过身，抹去了眼里的泪水，「赵淮安，跟我入宫，咱们把话说明白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你敢退一步，我死都不会放过你！」

「好。」

很久的沉默后，赵淮安拉住了我的手，包绕进手心，「我娶你回家。」

我被他牵着出了陈府，晨光照在赵淮安的肩头，明媚耀眼。

他的脊梁挺直，往我面前一站，似乎能撑起一片天。

我哭得两只眼都肿了，「喂，你碰过人家宋小姐没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那是怎么说动人家同你和离的？」

赵淮安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道：「臣同她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，这辈子，只爱一人，万死不悔。如若不能娶她为妻，便一生守节，遁入空门。」

「当初我勾引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么想过？」

赵淮安皱眉回头看我，「想过。」

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「好啊，赵淮安，你敢嫌弃我！一边嫌弃我，一边将我的尺寸记得滚瓜烂熟，你们读书人好生阴险！口不对心！」

赵淮安任我闹腾，抱起我，塞进马车里，随后自己也跟上来。

我还在念叨，车帘落下的那一刻，赵淮安倾身上前，不由分说地吻住了我。

他的吻霸道又炽热，一改他温吞的风格，似乎想将我整个吞掉。

我哭得更厉害了，唇齿间都是泪水的咸涩。

赵淮安哑着嗓子道：「孩子的事，为何不跟我说？」

我撇过头去，耳尖发烫，「你都娶了人，我可不是没脸没皮的。」

「好，那日在皇宫，为何不告而别？」他的胳膊强劲有力，将我箍在怀里。

我知道他在气头上，只是碍于良好的教养，没表露出来。

我像个羔羊，乖乖贴在他的胸口，「我想找母后赐婚.....如果我先开口，他们就不会为难你了。」

赵淮安没说话。

我抬起头，忐忑道：「你.....生气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凑上去，亲了亲他的嘴唇，哽咽道：「赵大人，别这么小气嘛.....」

赵淮安脸色一僵。

我去解他的腰带，被他一把按住。

「别胡闹。」

「哪里是胡闹！我在哄赵大人啊.....」我眨眨眼，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。

赵淮安挪开眼睛，强硬地将我束缚在怀里，低声道：「别动，马上进宫了。」

我们在宫门前下了车，赵淮安站在下面，对着我张开了手臂。

我悄悄瞄了眼周围，数十名银甲侍卫冷面无私地伫立在宫门前，便缓缓蹲下，吃力地伸脚。

赵淮安倾身过来，两手穿过我的腋下，将我整个人都抱进了怀里。

我惊慌地低语，「这么多人看着呢！」

「嗯。」他淡淡应了一声，将我放在地上，顺便牵住了我的手。

周围数十道目光不着痕迹地瞧过来，我吓得往赵淮安身后躲了躲。

论硬气，我只会逞嘴上功夫，真正做出来的，还是赵淮安。

一路上，出宫的人不少，赵淮安云淡风轻地牵着我，往里面走。

我不知不觉勾起了嘴角，笑了一声。

「公主，喜不形于色。」赵淮安提醒道。

「哦.....」我一边应着，一边咧开了嘴，途径某地，我拽拽他，小声道，「看，上次你就是在这里亲的我！」

「公主谨言慎行。」

「好嘛.....」我撇撇嘴，「不让说，可你亲的时候，一点面子都不要。」

赵淮安脚步一顿，冷冷淡淡地回头看着我。

我适时闭了嘴，对着他扯出一抹微笑，「我不说了，万一惹恼了你，你不娶我了怎么办.....」

「不会。」赵淮安重新拉着我往前走，「君子一言九鼎。」

不知不觉，已经来到御书房前。

有人替我们进去通秉，过了一会儿，便请我们进去。

皇兄面前堆着成山的奏折，眼皮都不抬，平静道：「赵淮安，你好大的本事，两门亲事，都被你搅和黄了，朕的面子，可真不值钱。」

「皇兄，你罚我吧。」我正欲跪下，赵淮安轻轻一托，将我稳住。

他一撩袍子笔直的跪下去，「臣属意公主，诚心求娶，望圣上恩准。」

皇兄哼了一声，「朕说过许多次，不许。」

赵淮安道：「圣上可还记得当年臣入仕之时，您答应臣的话吗？」

皇兄沉默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淡淡道：「朕说过，救命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可是赵淮安，挟恩图报，你是真的不要命了。」

赵淮安道：「臣此生唯一挚爱，若不能疼之护之，纵有高官厚禄也是枉然。圣上，臣从今往后，不求加官晋爵，得扶月一人足矣。」

皇兄眯起眼睛，「赵淮安，你可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？」

「臣知道。」

以往，皇兄器重他、信任他，以后，赵淮安再无帝王的恩宠青睐，不光没有，甚至是厌恶。

他在朝中树敌颇多，以后，会很辛苦。

我乖乖地跟着他跪下去，磕了个头，「皇兄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扶月一人的错，我引诱赵大人在先，胁迫他在后，您要罚就罚我吧。」

皇兄罢了笔，嗤笑道：「朕可是头一次见咱们这位公主低头，赵淮安，你何德何能……」

「臣明白。」

「罢了，日后，不许再因此事烦朕，你俩，也少出现在朕眼前。」

母后得知此事后，气疯了，我二人还未出宫，便被抓去。

「赵淮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面对自己的娘，我显然放肆多了，往赵淮安面前一拦，「母后，我.....我怀了他的孩子！你说什么都晚了！」

母后一愣，脸色急转直下，「反了！反了！来人！把赵淮安拖出去砍了！」

赵淮安不卑不亢道：「太后爱女之心，亦同臣爱公主之心，恳请太后将公主交与微臣，臣必不负太后隆恩。」

眼看母后抄起茶碗就要砸过来，我往前一站，正欲替他挡住，赵淮安大手一勾，将我护在怀里，下一刻，滚烫的茶水整个泼在他肩头和后背，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。

我急赤白咧道：「母后，你打他干什么！」

想起我先前已经泼了他一身水，如今又是我娘泼了他一身，顿时无比自责。

赵淮安低着头，按住我，「无事，臣轻薄了公主，万死难辞其咎。」

母后捂着头，「哀家头痛病又犯了，快传御医！」

我紧张地望过去，「母后.....」

「别叫我母后，你自己挺有主意，哪里还认我这个母后！」

好一会儿，母后的心腹张御医提着药箱匆匆进来。

他躬身，正要请脉，母后一挥手，「去给公主瞧瞧。」

张御医略作迟疑，走过来，「公主，请.....」

我伸出手腕，任他搭着，张御医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末了，收手对着母后躬身道：「公主有喜了。」

赵淮安的手倏地一紧，满眼疼惜。

母后眉头紧蹙，「分明是怀不上的，如何.....」

张御医摇摇头，「臣也不知，的确是喜脉没错。也许，是公主命里该有。」

我怀疑皇兄的说辞都是用来用骗人的。

赵淮安转身，对着母后躬身一礼，「太后，公主如今有孕在身，受不得刺激，如今，臣是万万不能离开公主一步了。」

我脑子晕乎乎的，攥紧了他的袖子。

母后叹了口气，「扶月啊，母后真的将你宠坏了，连这种事都敢瞒着哀家。你皇兄可知道？」

「不知。」

「好，择个良辰吉日，嫁过去吧。」

「您答应了！？ 」我惊喜道。

「赵淮安，你记住了，哀家松口，不是因为她有了孩子，是看你为人还算可以，是个会疼人的。将来若你待她不好，哀家连人带孩子一并按回来。」

「臣遵旨。」

慈宁宫外，天朗气清。

我和赵淮安出来。

明艳的日光照过来，我眯了眯眼，突然笑出声，「赵淮安！」

「嗯。」

我欣喜地跳到他身上，抱住脖子，「娶我！快点娶我！今天就娶！」

赵淮安哑然失笑，「好，夫人。」

「再叫一声！」

「夫人。」

「再叫！」

「夫人。」

他另娶，我另嫁，想着低调一点，免得叫人看了笑话，谁知大婚之日，赵府的迎亲队伍声势浩大，锣鼓喧腾地从城南走到城北，最终停在公主府门前。

鞭炮声中，我被人掺进了花轿。

这一天热闹极了，不少人前来捧场，拜过天地，我坐在喜房中，有些回不过神。

月上中天，门被吱呀一声推开，有人走进来，之后便没了声音。

我按捺不住好奇心，伸手去揭盖头，突然一只手按住了我，「我来。」

赵淮安声音温纯，带了一丝醉意。

我放下手，心跳如擂鼓。

挑杆一掀，明光照得我眯了眯眼，赵淮安站在面前，红色的婚服衬得他俊颜如玉。

我不敢直视他的目光，偏过头去，「你怎么不说话？」

赵淮安在我旁边坐下来，「饿了吗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赵淮安从怀里掏出一个散发着余温的油纸包，「桌上都是冷食，还是不要吃了。」

我打开，里面是两个热腾腾的包子。

我笑出声来，穿着一身隆重华美的嫁衣，凑过去，「赵大人醉了吗？大婚之夜，两个包子就想打发我.....」

他托住我的腰，细细摩挲，叹了口气，「别闹，你还怀着.....」

我一把将他推倒，咯咯笑着倾身上去，「木头.....」

赵淮安眼眸微眯，翻身将我压下，「听话，好好吃饭。」

我睁着俩眼，乖巧道：「你倒是松开我呀，别掐我，疼.....」

赵淮安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蓦地松开手，我飞快一揽，勾住了他的脖子，吻上去。

他身子都僵了，一手撑着床，一手叩在我腰间，呼吸乱了几分。

圆滚滚的包子落在床榻边，赵淮安手忙脚乱地拨开包子，将我放倒在床榻上，他头还埋在我的颈窝里，低声道：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」

「是呀，自然比不得宋家小姐小意温柔。」我笑眯眯道，「赵大人嫌弃了？」

「不会。」赵淮安此人不会说甜言蜜语，总是我问什么，便答什么，于是我越发放肆，「我漂不漂亮？」

他喉结一滚，哑声道：「漂亮。」

「你喜不喜欢？」

「喜欢。」

赵淮安上头了，吻我的架势像是吻到天荒地老去。

最后，我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两声，他才将我放开。

我捧着热腾腾的包子说：「赵淮安，这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，你以后，要一直对我好。」

赵淮安应了一声，他话不多，却是重诺之人，言必出，行必果，万死不悔。

他从袖中掏出了一支凤钗，递给我，「公主落在我这儿的，已经擦干净了。」

明亮的凤目倒映着烛火的光辉，可见赵淮安是真的细心擦拭过的。

「便是你还给我了，也休想把腰牌要回去。」

「嗯，给你了。」

21

天渐渐冷了，连日来下了几场大雪，我逐渐显怀，每每摸到凸起的小腹，才感觉真实。

这一日，天色阴沉，一场冷风夹着片片飘雪飞进窗棂。

我捧着暖炉，打了个哆嗦，问道：「赵淮安回了吗？」

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有人推开小院的门进来。

赵淮安一眼望见我站在窗边，皱了皱眉，走进来，「不冷吗？」

他自然地抖开大氅给我披上，大氅还带着他的体温，瞬间暖和了不少。

我昂着下巴，不满道：「你回来迟了。」

赵淮安合上窗扉，拉着我到了暖炉边，替我搓手。

我盯着他，说道：「他们是不是为难你了？」

「无妨。」

我当时就急了，「谁敢说你闲话，我去找他们理论！」

小厮抱伞站在门外，笑道：「公主可小瞧了咱们公子，论道之事，公子可从没输过。」

赵淮安眉眼间都带了一丝笑意。

我回味过来，「好啊，你故意的！」

我拳头落在他的肩膀上，被他轻轻罩住，带进怀里，「公主恕罪。」

我满脸俏红，伏在他肩头，蹭蹭他，「我想吃糖糕。」

这本是心血来潮，小厮笑道：「巧了，公子路过醉香斋，真买了糖糕回来。以往咱们府里哪见过这个东西啊。」

我眼神晶亮，只见赵淮安从袖中掏出一枚金簪，插进我发间。

我摸着簪子，笑道：「你总送我这些东西干什么？」

「你带着好看。」

以往赵淮安专心公务，发的俸禄攒了又攒，总也不花，后来娶了我，银钱像是水库开了闸般，找到了突破口。

赵淮安说，我是公主，嫁给他不能受一点委屈。

他像座大山往前面一挡，天大的是非风波都被拦在外面，我不光没受委屈，还日渐丰腴。

十个月后，赵淮安喜得麟儿。

那小子生得跟他爹如出一辙，眉眼周正，不爱哭。

我害怕极了，为取名的事跟赵淮安讲道理，「男孩子就该活泼一些，不然讨不到媳妇的.....」

赵淮安沉默了很久，明白是在抱怨当初，便问：「你说该叫什么？」

「赵欢。」我兴致勃勃道。

「好。」

许多年后，那小子长到小笋精一般大，仰着小脑袋问他父亲：
「爹，你学识渊博，为何给我起赵欢这个名字？」

赵淮安平静道：「赵欢怎么了？」

小子皱了皱眉头，怏怏道：「俗。」

「这话不许当着你娘的面说。」

「哦.....知道啦.....肯定是娘的主意。」小笋精撇撇嘴，「您就惯她吧，别人送我的小狗她非得叫来福，您还不让我反驳，就挺没意思的.....」

赵淮安眼皮一掀，「她是我夫人，自该顺着。」

我在屏风后，刚睡醒就听见这番对话，探出头去，「瑾儿明日就要南下了，不如让小欢跟着见见世面。」

小笋精警惕道：「娘！我.....我不去！」

「来人，给他收拾行李。」赵淮安二话不说，吩咐了人将几哇乱叫的赵欢抓出门去。

可见这小子除了长相随他，性子都随了我，日日黏在他父亲后面，喋喋不休。

赵淮安也是真的烦了，趁机将人送出去。

我笑看着赵淮安绕过屏风走过来，「我还以为你喜欢热闹呢。」

他拦腰抱住我，往里面走，「不是喜欢热闹，是喜欢你。」

我仿佛听错了般，愣在那儿，让他开口说一句情话，比登天还难，今儿是怎么了？

直到他将我压进柔软的被褥里去，剥了个干净，我才回过神来，「赵.....赵.....」

他贴在我耳边，「怎么出了一身的汗？」

「我.....刚醒。你等等！小欢还没走远.....」

赵淮安哼了一声，「总是要走的。」

他长我几岁，可这种时候一点都不含糊，我一边笑一边躲，「赵大人好威风，难不成过几年还想再添一子？」

赵淮安锁住我，指尖绕过我的五指，勾缠交叠，「女儿也是好的。」

22

一年后，赵大人得偿所愿，儿女双全。

谁都没想到，公正严明的赵淮安，在家里，将偏心发挥到极致。

赵欢生无可恋道：「我爹这辈子也就那样了，一头栽进我娘的温柔乡里，肯定爬不出来。」

赵念念顶着一根朝天辫，对着赵淮安张开了手，「爹爹，抱。」

赵淮安眉眼温柔，唇角含笑，弯腰抱起小女儿。

暮色四合，圆月挂天。

这一年的中秋，我和赵淮安并肩坐在一起，家人不多，一儿一女，还有只叫来福的狗。

曾经我以为，月亮遥不可及。

今夜，它倒映在井里，茶杯里，一双儿女的牛乳茶，以及，赵淮安的眼睛里。

命运啊，变幻莫测，诸多坎坷。

若没有当年心血来潮的试探，便没有后来的纠缠，我也许会一直荒唐下去。

世人总喜欢用「佳偶天成」这个词来比喻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可我并不感念上天恩德，差一点，我与他，命运交错。

我们的日子，是靠自己挣来的。

那样的孤注一掷，放手一搏。

我往赵淮安身边靠了靠，感受到他热腾腾的温度。

「在想什么？」他转过头来问。

我弯了弯唇，一阵清风里，我举起了和他五指相扣的手，自豪道：「我呀，摘到了月亮。」

番外（赵淮安视角）

第一次见到扶月，是在皇寺祈福前夕。

圣上说他最近总为一件事发愁，希望我能替他分忧。

我应下这份差事，不承想，是照看一个小姑娘。

我有个亲妹妹，并不觉得此事很难，直到她几次三番地挑战我的忍耐力，试图激怒我，从而摆脱我对她的看顾，我才发现，这件事，似乎有些棘手。

我长她七岁，应当宽容，且该尽我所能教她明白事理。

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，皇寺那日，她病了，嚷嚷着要见我。

刚进屋，一个娇娇弱弱的小人儿，缩在床上，脸上挂着病态的苍白，本来咳嗽地直喘气，见我进来，突然压住了，故作高傲地叫我过去。

我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，走过去后，她却伸出了白嫩嫩的脚丫。

我这辈子没想过娶妻，心中一惊，本想拂袖而去。

可她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，便突然不忍心了。

她是真能折腾，山寺寒凉，衣着单薄病如何好的了？

最后，干脆脱掉外衣往我怀里钻，女儿家的香气萦绕鼻息，身子热热的，不得已，我把自己的衣裳给了她。

扶月胆子大，抱着我，还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姑且当她年纪小，不知轻重。

入夜后，她睡着了，发了汗我才离开。

回去躺在床上，鼻息间还是她淡淡的香味，一时间竟毫无睡意。

小厮跟随我多年，早就察觉出我的不对劲儿，低声道：「大人，公主她.....面首成群，您可要务必小心啊。」

是啊，我总当她年纪小，却忽略了这件事，也许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

错了。

不该如此。

我叹了口气，沉沉睡去。

第二日，被一个宫女哭哭啼啼地拦住了去路，只听她说「公主.....轻薄.....」几个词，便心生燥意。

也没弄懂到底是谁轻薄了谁，当即禀明了圣上，领人过去。

葱郁的树林下，她缩成一团，身上沾满了血，神情凶恶，发丝凌乱，像只小老虎。

是别人欺负了她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平稳了情绪，为她主持公道。

她似乎习以为常，挨骂也好，骂人也好，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

圣上的意思我明白，只要看着点，别出大事就好，可一个姑娘家，被人轻薄了，为何要忍？

我是按章办事之人，但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，只要我想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非不可能，可是我不想。

不知道哪里惹恼了她，回城的路上，她对我百般刁难。

明明断过许多的案，面对诸多哭啼妇孺都没心软过的人，偏生对她上了心。

甚至因为公主府那群人，亲自上门。

没承想，一回就被她缠住了，圣上一向注重皇家声誉，若是叫春宫图的事流露出去，她只会面临更大的责罚。

那晚，小厮问我，「大人，这些春宫图要不要属下替您翻阅一遍，找找线索？」

听到这话时，我惊觉指尖已覆盖在画中人物的脸颊上，春宫图瞬间变得无比烫手，我道：「不必，我自己来就好。」

吐出一口浊气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无言。

还是不要让人看到了。

对她不好。

看到最后，乱，眼乱，心也乱。

我彻夜未眠，天明，就见她抱着枕头，迷迷糊糊跑进来，嘟囔道：「赵淮安，我冷。」

真是不巧，我一夜未睡，被褥都冷透了。

她自来熟一般，往被褥里一拱，接着冻得打了个寒颤，幽怨地看着我，「你怎么不睡啊？」

我合上图册，将它们深深地压进箱子里。

她脸颊红扑扑的，檀口微张，自进来后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幽幽的香气，我突然变了脸色，脑海的画面不自觉浮现在眼前，与她的娇躯重合，我一定是疯了。

不顾她的呼唤，我毅然出了门，天刚放亮，便开始热了。

我来到井边，一桶水冲下去，才抚平了燥热。

也许该叫她回去了！

事情与我预想的偏离太多，我自小恪守公理，谨守礼节，怎么可能.....

她走以后，我原本以为一切都平静了，可夜夜入梦，便是不曾存在的旖旎。

恼怒之余，查封了兜售春宫图的作坊，揪出了幕后主使，几番审问，费尽了心思，才确认她的身子并未被他人看过，一切都是杜撰出来的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自请休沐几日。

不承想，她追到家里来，我命里该有一劫，那个劫数叫罗扶月。

那日的气氛有些尴尬，面对女子，我总是不善言辞，可她铁了心，要跟我耗到傍晚，即便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没话找话。

临了要离开的时候，她停在门口，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就是这一眼，像锋利的斧子破开了冰层，她软软的眼神，看得我心头一跳，冲动的話脱口而出，再无收回的可能。

两个人默默地走在长街上，刚下过雨，青石板有些湿滑。

我知道那日是七夕节，知道理当避嫌，可双脚就是不听使唤，送她回家的路长了一段又一段，离开很远，便索性不回去了，

放任自己跟着扶月的脚步，扎进人群。

明亮的灯笼驱散了心中的阴霾，扶月的脸很白，泛着晶莹的光芒，因为开心变得格外娇嫩。

如果这七夕节真应了景，该有多好？

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回过神，正揽着她，扶月缩在我怀里，小小一团，笑盈盈的。

她说，她要嫁给陈钰了。

明明做好了准备，她向我讨要贺礼的时候，心里无名腾起一股怒火，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却无从说起。

什么都荒唐，什么都好笑。

她凑过来吻住我，唇瓣软软的，湿湿的，泪水还没干，生涩又小心翼翼。

我脑中一空，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突然找到了突破口，发了狠般压住她，强迫她，汲取她凌乱的娇吟和喘息，吞入喉间。

算了，她想要我，做个面首又如何？

心中枯败，万念俱灰。

是我自甘堕落。

可是，她说，想嫁给我。

「嫁」这个词，我第一次觉得说出来宛若天籁。

我想问她府中的面首怎么办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我这辈子寻根究底，第一次在一件事上，得过且过。

请旨赐婚这种事，自然该我做。

可是圣上不知何故，一连数日对我避而不见，面对政敌的冷嘲热讽，我依旧日日堵在御书房前，那日正好遇见她进宫。

古人常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诚不欺我。

她圆润了一些，眸子里带了光彩，秋日寒凉，她总算听话，在单薄的衣裳外面，罩了一条雪白的狐领。

我出于习惯，叮嘱她多穿一些，她如同惊弓之鸟，恨不得即刻远离。

他们吓到她了，我挡在扶月身前，既想让他们知道，她是我的，可世俗的眼光会将她埋进流言蜚语里，所以我说，是我喜欢她，后一句我没有说出来——我即将娶她为妻。

万万没想到，再见，是在御书房里，隔着一道屏风，我听见了她娇弱的哀啼。

我曾救圣上于水火，挟恩图报并非不能，可也只有一次机会。

赐婚之事迫在眉睫，宋大人几次三番在圣上面前提起此事，宋家势大，圣上有意拉拢，我并不打算将恩情用在劝说圣上收回成命上面。

毕竟，推掉宋家，和求娶扶月是两码事。

我狠了狠心，听见她被人拽出去的动静，攥紧了拳头。

她被关起来了，我日思夜想，求而不得，竟然小病了一场。

宫宴上，再次见到她，绷了很久的弦骤然松弛。

她还好，看谁都是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没有瘦，但也没胖，趁别人不注意，一口一个桃花酥，前五个都是五个瓣的，最后一颗是六个瓣儿，最后吃空了，喝了口果酒，没有说话。

我看见她眼眶红了。

多想把面前那盘她最喜欢的桃花酥端给她啊，以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点心总也不够吃，怎么做回了公主，还是不够吃。

怎么傻成这样。

她离席早，久去不回。

我心里空唠唠的，酒酣耳热，心中压了太多的事，只想早早回去处理干净。

赶早不赶晚，万一她不肯等我了，可怎么办呢？

心里的一团火越烧越旺，幽长宫道，天寒地坼的，那团火不减反增。

我靠在墙上，吐出一口浊气，闭上眼。

真是要命，怎么脑子里全是她。

眉眼弯弯，肌肤赛雪，柳腰花态，全是扶月。

她喊了我一声，我难以置信地寻声看去，以为自己花了眼。

她像个小雀一样飞扑过来，温热香甜的气息让我瞬间星火燎原般，情动难抑。

我明白自己怎么回事了，推开她，叫她回去。

我忘了她是个烈性子，嚷嚷着要去找陈钰。

我也是个男人啊，我晓得嫉妒，只听她嘴里喊一声陈钰便理智全无。

我罪该万死，从未将她的话放在心上。

她生涩又惊惧，哭着喊从没骗过我，我才知道，我真的是第一个碰过她的人。

我不断地亲吻她，让她等我，她胡乱地应着，意识颠倒又模糊，泪水涟涟，最后哭着睡着了。

多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，抱着扶月，像一个久病之人骤然找到了温床，躺下去，不省人事。

她跑了，跑得干脆。

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患有心疾的滋味，顾不得气恼，我赶着去跟宋家交涉。

过程比我预想的困难，先礼后兵，宋家不答应，宋小姐更是铁了心堵在门前等了三天三夜，我耗得起，可是扶月耗不起。

就在宋大人即将松口之际，扶月身边的人来了，让我娶了她。

我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，请了宋小姐进府，剃刀就摆在桌子上，若她不答应放过我，便剃度出家。

宋小姐气得脸色发白，「我不比她好？」

「两情相悦可抵万金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日后不会与我琴瑟和鸣！」

「赵某在此立誓，他日若移情别恋，愿自毁双目，遁入空门。」

她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疯子。

我红了眼，「她在等着我，我不能负她。」

扶月是个嘴硬心软的，我急急忙忙去陈府接她，她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，浑身张开了刺。

我隐约有个猜想，想亲口问问她。

我们是不是有孩子了？

我们一定有孩子了。

她不能留在这儿了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待着，瞒着别人，瞒着我，她还有什么不敢的？

我们只差一步了。

扶月的身子很轻，手牵起来很凉，那一刻我的心被占得满满的，仿佛握住了后半辈子。

我用圣上欠我的恩情换来了和扶月的长相厮守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她从宫里出来的那一刻，眼睛灿若晨星，似乎不敢相信，上一刻还是陈钰的夫人，下一刻，怎么就变成了我的夫人。

她盯着我直愣神，一遍遍念叨。

最后我吻住了她的嘴巴，郑重其事地警告她，「不许提陈钰。」

京城的人都不看好我和扶月这门亲事，一个二娶，一个二嫁，怎能长久？

她在此事上出奇地小心谨慎，怕极了流言蜚语，日日缠着我说要低调行事，可低调行事就对不起她受的这些委屈了。

我是她的夫君，理应替她扛着一切。

陈钰娶她夫人的时候，轰动了整个京城。

隔了几天，我娶她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排场。

没什么不好说的，全天下，又不是只有陈钰一人会宠夫人。

我赵淮安略有薄产，养扶月一个还是足够的。

她总嫌我送的首饰太多，怎么会多呢，明明她戴哪个都好看。

后来，大理寺清库，许多陈年旧物被清理出来，她在里面找到了一本春宫图，追着问我。

还问我为何要偷着学艺。

我哪里是偷着学，记性太好，当时翻过一次，受用终生。

最后我逼着她丢进火盆里，才勉强打消她的好奇心。

我和扶月成婚七年，儿女双全，当初那个说她不能生育的御医早已病逝，真相如何所有人都不知，突然某一日家门前来一云游道士，对着我道：「若无当日之功，何来今日之果？」

那一刻，豁然开朗。

扶月好奇地探出头来，「谁啊？」

道士早已走远。

我摇摇头，「夫人，若你当年并未诊出恶疾，我们.....」

「哪还有我们啊，」她笑嘻嘻道，「就冲我一府的面首，早当上祖奶奶了！」

我知道她在逗我，一弯腰，将她拦腰抱起，往小卧走。

扶月咯咯笑着，也不推拒，乖巧地趴在我颈窝里，念叨，「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，我没有恶疾，就皇兄那个性子，早把我嫁出去了。」

她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，小声道：「这样的话，淮安哥哥就没有媳妇啦！」

我将她放在小榻上，落下床帷，「明日，带你去祭拜个人吧。」

「谁啊？」

「老御医。」

「为什么——」

为我而立之年，娇妻在怀，儿女成双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